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9.01.019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研究

蔡 艺¹, 郑 燕^{1,2}

(1.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8; 2. 龙仁大学 大学院, 韩国 龙仁 449714)

摘 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历史分析法, 在梳理古朝鲜史料的基础上, 对朝鲜半岛的岁时体育风俗进行考察, 研究表明: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集中在上元、重三、端午、重阳、除夕等节日, 以上元和端午为盛, 是朝鲜半岛岁时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具有中国色彩浓厚、尚武气息浓郁和农耕文化性格鲜明的特点。

关键词: 朝鲜半岛; 民俗体育; 岁时风俗; 岁时体育

中图分类号: G81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9)01-0118-06

引用格式: 蔡 艺, 郑 燕.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研究[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4(1): 118-123.

Research on the Festival Sports Customs in Korean Peninsula

CAI Yi¹, ZHENG Yan^{1,2}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of Yong In University, Yong In City 449714, Republic of Korea)

Abstra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estival sports customs in Korean Peninsula on the basis of historical data of ancient Kore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estival sports customs of Korean Peninsula concentrate on festivals such as the Lantern Festival, the Double Third Festival,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and the New Year's Eve, and they are more popular especially in the Lantern Festival and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wer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festival sports customs in Korean Peninsula. Festival sports customs in Korean Peninsula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ong Chinese color, strong martial spirit and distinct character of the farming culture.

Keywords: Korean Peninsula; folk sports; festival customs; festival sports

“岁时”源于古代历法, 是以天地日月与季节气候变化为依据排定的时令节气, 即古人所言“四时成岁”。岁时风俗是民众时间意识的重要体现, 是生活习俗、思想观念、审美情趣和时代

文化最集中的汇聚点, 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 其中也包含了清明踏青、端午竞渡、重阳登高体育内容。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隔, 中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大量东传,

收稿日期: 2018-09-05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优秀青年项目“中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嬗变研究”(16B076)

作者简介: 蔡 艺(1979—), 男, 湖南攸县人, 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史;

郑 燕(1990—), 女, 湖南平江人, 湖南工业大学教师, 韩国龙仁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民族传统体育。

沉淀为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涉及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这种学术现状使得我们对中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记忆逐渐模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亦被弱化。基于此,笔者详考《东国岁时记》《浏阳岁时记》等朝鲜古籍,力求呈现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的概貌,还原中国古代民俗体育“华风东渐”的历史辉煌。

一 朝鲜半岛的岁时节日

朝鲜半岛的岁时风俗与农耕文化紧密相连,具有浓郁的农耕仪式色彩。鲜明的农耕文化特征,使得历法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岁时风俗的核心要素。最迟在三国时期,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历法就已传入朝鲜半岛。据史书记载,百济“岁时伏腊,同于中国”^[1]。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的“元嘉历”亦曾传入朝鲜半岛,“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2]。随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各代历法陆续东传朝鲜半岛。新罗宪德王引入唐朝“宣明历”,高丽忠宣王使用元朝“授时历”,朝鲜改用明朝“大统历”,至孝宗时又颁行清朝“时宪历”。这些历法把一年分为四时、八节、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约365天,其构成了朝鲜半岛岁时节日的计算基础。

虽然历法节气本身并不是民俗节日,但由于节气与农事活动密切相关,通常是人们安排农事和生活起居的重要依据,故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系列代代相传的风俗习惯,如立春、冬至,就是这样由节气逐渐演变成为民俗节日的。还有一些与历日相关的节日,主要表现在每月的朔、望日。朔日为每月初一,望日为每月十五日。如正月初一元日,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十五百种日,八月十五秋夕节等。除此之外,一些月、日数字重合的日子,后来也演变成为岁时节日。如三月三日重三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等。上述历日节气都伴随着相应的风俗活动,最后形成为民俗节日。通过对李朝时期《东国岁时记》《浏阳岁时记》《京都杂记》的梳理,朝鲜半岛主要的岁时节日统计如下(见表1)。

表1 朝鲜半岛主要岁时节日分布

月份	岁时节日	月份	岁时节日
一月	元日、立春、上元	七月	七夕、中元
二月	中和节、燃灯节	八月	秋夕
三月	重三、寒食、清明	九月	重阳
四月	浴佛节	十月	八关会
五月	端午	十一月	冬至
六月	流头、伏日	十二月	腊日、除夕

二 朝鲜半岛的岁时体育风俗

通过对韩国古代岁时记和地方志等史料的耙梳,朝鲜半岛的岁时体育风俗的主要内容得以呈现,其主要集中在上元、重三、端午、重阳、除夕几个节令,具体分布情况如下(见表2)。

表2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统计

岁时节日	岁时体育风俗
上元	纸鸢、车战、拔河、板舞、踏桥
重三	踏青、乡射
端午	秋千、石战、摔跤、斗草
重阳	登高
除夕	擣菹、竹马

(一) 上元

上元又称元宵或元夕,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节日。农耕社会时期,“上元”是朝鲜半岛岁时体育活动较为丰富的节令,民众期望通过参与岁时体育活动,实现占丰、祈福、防厄的诉求。

1. 纸鸢(연날리기)

纸鸢又称风筝,相传为春秋时期墨翟所创,后鲁班以竹代木加以改进,成为东北亚地区广为开展的体育活动。朝鲜半岛的纸鸢主要在上元节放飞,寓有防厄之意。《东国岁时记》载:“儿童列书‘家口某生身厄消灭’字于纸鸢之背,任其所飞,日暮断其线而放之。……每上元前一两日水标桥沿河上下观交鸢者簇如堵墙,群童候断抢丝或追败鸢,睨空奔波,踰垣越屋,势莫可遏。人多怖骇,过上元不复飞鸢。”^[3]¹³《浏阳岁时记》上元“防厄”条记录了朝鲜末期放纸鸢的风俗:“儿童以十月初,男放纸鸢女佩木雕小葫芦三枚。至上元夜,鸢飘于空葫芦捐于道,各紧一文钱,名曰防厄。”^[4]朝鲜半岛上元纸鸢的盛况在李朝时期的汉诗中亦有描绘:“糯饭饲鸟流俗远,纸鸢销厄象儿奔。”^[5]

2. 车战(차전)

车战为朝鲜安东地区的民俗,相传为纪念郡人

协助高丽太祖战胜百济王甄萱而举行。李朝时期,车战演化成占丰祈福的岁时风俗并传承至今,并于1969年被指定为韩国第24号无形文化财。从《东国岁时记》“春川俗有车战,以独轮车各里分队,前驱相战,以占年事。逐北者为凶,加平俗亦然”^{[3]17}的记载可以看出,车战是上元节令时,以“里”为单位组队,制作独轮车进行对战的习俗。《久堂先生集》“车战”篇对上元车战的参赛人数、车的构造、对战过程等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郡俗每年正月旬前,郡内年少,以长木造车为轺轩状。六七人并各出一辆。每夜东西部分边,吹角私习,自上弦以后日以为常。至望夜。乃叫噪合阵,达夜决战。战胜之边乘轺者,具酒食,召聚其卒饷之。而东西部以胜负为丰凶之验。”^{[6]121}

3. 拔河(줄다리기)

拔河又称索战,是朝鲜半岛广为开展的岁时体育风俗,韩国自1962年实施《文化财保护法》后,共有6个地区的拔河被列为国家或地方无形文化财。韩国拔河以“雌雄绳交合型”为主,分雌绳和雄绳,雌雄绳各由一条主绳和若干条子绳构成。雌绳绳头围成一个圆环,象征女性生殖器;雄绳绳头被围成稍显椭圆的形状,象征男性生殖器。拔河时,村民分两队将雄绳绳头插入雌绳绳头内,用栓木从雄绳绳头穿过拴紧后奋力后拉,努力将对方绳头拉过规定界限。《东国岁时记》记载了李朝时期的拔河风俗,“岭南俗有葛战,以葛作索,大可四五十把,分队相引以决胜,谓之占丰。”^{[3]13}

4. 板舞(널뛰기)

板舞又称跳板,类似于跷跷板,是朝鲜半岛流行的女子体育活动。朝鲜古籍《冷斋集》载:“正月十六日,男女俱拜墓。是月,女子皆击球板舞为戏。板舞者,横巨板于木橙上,两头对立,一起一落,就势跃起四五尺许,不倾跌欹侧也。……我东女子,亦自正月元日至上元后,靚粧艳服,竞作此戏,名曰跳板。”^[7]俞汉隽的《岁时词》同样描述了女子跳板的生动场景,“今日好岁时,东家桥头西家巷曲。双双无非跳板侣,欢和依跳板去。尽日跳板不知劳,一俯一仰如桔槔。板两头響啄啄,跳千回踵趯趯。依跳何如欢跳休迟,但怕输东家西家跳板儿。”^[8]

5. 踏桥(다리밟기)

踏桥亦称走桥、走百病,是李朝时期上元夜

盛行的风俗。中国《北京岁华记》《金陵岁时记》等古籍中,亦有关于踏桥的记载。李朝时期,每到元宵夜,市民集于阅云街的钟阁,待钟声响后结伴踏桥,踏过十二座桥寓意度尽十二月厄。“都人士女倾城而出,听夕钟于阅云街钟阁,散至诸桥,往来达夜不绝,谓之踏桥或云桥。方言与脚同释音,俗说如是则终年无脚疾。”^{[3]13}《浏阳岁时记》载:“上元夜踏过十二桥,谓之度尽十二月厄。自乡宰贵人以至委巷庶民,除老病外无不毕出。”^{[4]26}李朝诗歌描绘了元宵夜踏桥的盛况:“四时佳节首元宵,东俗无灯重踏桥。”^[9]

(二) 重三

重三即“三月三”,古称上巳节,是纪念黄帝的节日。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嬗变为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朝鲜半岛的重三习俗与中国相似,岁时体育活动主要有踏青和乡射。

1. 踏青(답청)

踏青又言“踏春”,为春日郊游之意。其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齐国就有“放春三月观于野”之俗。受中国岁时文化影响,朝鲜半岛三月踏春的风俗非常盛行。高丽末年,元天锡的《耘谷行录》中就有“踏青游戏自知乐,浮白相欢谁与成”^[10]的记载。李朝将三月三定位踏青日,“芳草萋萋野渡南。踏青佳节属重三。”^[11]除三月三之外,清明踏青的习俗也非常盛行,李燾的《踏青和茂甫韻》载:“一岁清明惟一度,敢辞携手踏青回。花连水水山山发,人並三三五五来。”^{[12]22}

2. 乡射(향사)

朝鲜重射之风炽盛,李朝《国朝五礼仪》规定:“国家行乡饮、乡射礼,乡饮则每十月,乡射则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行之。”^[13]朝鲜半岛三月三、九月九行乡射礼的习俗传自中国,宋代《演繁露》载:“壬辰三月三日,在金陵预阅李显忠马司兵,最后折柳插球场,军士驰马射之。”^[14]在国家政令的影响下,三月三行乡射礼在朝鲜半岛渐成风俗。《东国岁时记》记录了南原地区三月三的乡射盛况:“南原俗,州人当春于龙潭若栗林饮酒射侯以为礼。……以行饮射之礼,秋节又如之。”^{[3]24}

(三) 端午

端午又称端阳、天中节,以辟瘟禳灾的祈愿为主。朝鲜半岛端午节的历史可追溯至高丽时代,端午秋千、石战、摔跤、斗草的岁时风俗在朝鲜

半岛十分盛行。

1. 秋千 (그네뛰기)

秋千又称半仙之戏,在朝鲜半岛京乡各地均有开展。端午秋千的习俗源自高丽,《高丽史》载:“三年端午,忠献设秋千戏于栢井洞宫,宴文武四品以上三日。”^[15]李朝时期,端午秋千之俗更盛,“越娥巴女舞秋千,多少丫鬟簇树边。翡翠钗湿红杏雨,榴花裙蹙绿杨烟。云间乍下西王母,天际远飞谢自然。每岁端阳为此戏,千年遗俗至今传。”^[16]^[163]对于中国有寒食秋千之俗,而朝鲜却行端午秋千之风的原因,李朝文人也进行了解答:“秋千戏本出山戎,万里今看习俗同。不作寒食作端午,只应夷夏自殊风。”^[17]

2. 石战 (석전)

石战亦称掷石戏,传自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秋七月,涓江南川二石战。”^[18]高丽始现端午石战之俗,“年年端午聚群顽,飞石相攻两阵间。”^[19]^[417]李朝时期,每年上元、端午之时,民众聚于巷道,或隔江而立,分队以掷石块的方式进行对战。“国俗以五月五日,大集街路,掷石相斗,以角胜负,谓之石战。”^[20]因每年石战均有死伤,官方曾一度禁止,但屡禁不绝。“石战通宵填巷陌,笙歌几处咽楼臺”^[21]的诗句,描绘了石战的喧嚣盛况。

3. 摔跤 (씨름)

朝鲜半岛在高句丽时代就有摔跤活动开展,李朝渐成端午摔跤之俗,并流传至今。韩国政府于2017年将传统摔跤指定为第131号国家无形文化财。朝鲜半岛的古代摔跤活动以“角抵”或“角力”相称,金南重的《端阳日记见》描绘了端午摔跤的热闹情景:“令节欢呼又一时,旧都风俗自相宜。倾城角力千人奋,匝道争能万马驰。恶少不嫌频打骨,懦夫犹觉更扬眉,可怜余勇仍堪战,安得沙场一试之。”^[22]《京都杂志》对角抵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都下少年会于南山之麓,与之角力。其法两人对跪,各用右手掣对者之腰,又各用左手掣对者之右股。一时起立,互举而摔之,有内句外句轮起诸势。中国人效之,号为高丽伎,又曰撩跤。”^[23]^[25]

4. 斗草 (풀싸움)

斗草习俗最早载于我国南北朝时期的《荆楚岁时记》,是端午节庆流行的体育活动。朝鲜半

岛在寒食、清明和端午之时皆有斗草活动开展,尤以端午为盛。李朝成宗时期的《仁粹王大妃殿端午贴字》,书有“内人斗草浑闲事,长捧尧觞祝万年。律中端阳节,祥开万岁山”^[24]的祝言。曹好益的《端午》如是描述斗草:“端午名辰在,宫朝俨作群。浴兰时正好,斗草戏方殷。”^[25]“沐芳追古礼,斗草竞时人”^[26]这样的诗句,可以说是朝鲜妇女端午斗草的历史写照。

(四) 重阳

重阳又称重九,是中韩共有的岁时风俗,其时开展的主要体育活动为登高(등고)。朝鲜半岛在高丽时期已有重阳登高的记载:“九日登高执与期,龙山如画入牕扉。但嫌病久难扶杖,陶隐将谁上翠微。”^[27]李朝时期,重阳登高成为士人阶层的风雅志趣,李承召《重阳登高》载:“九日登高有所思,满林红叶正离披。诗成笔下三千首,花插头边一两枝。”^[28]又如“九月九日登高处,散发清光未足非”^[12]^[19],皆为重阳登高之史证。《东国岁时记》记录了李朝后期汉阳民众的重阳登高习俗,“都俗登南北山饮食以为乐,盖承登高之古俗也。枫溪后凋堂、南北汉道峯、水落山,有赏枫之胜。”^[34]^[41]

(五) 除夕

朝鲜半岛的除夕风俗与中国相似,关内放火箭、鞭炮、鸣锣,为古代驱傩遗风。家家户户为守岁点灯张彩,整夜不睡,主要开展的体育活动主要有樗蒲和竹马。

1. 樗蒲 (저포)

樗蒲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棋类运动,汉末开始在我国流行。朝鲜半岛在三国时期已有樗蒲开展,李穡的《牧隐诗藁》载:“风俗由来重岁时,白头翁媼作儿嬉。团团四七方圆局,变化无穷正与奇。拙胜巧输尤可骇,强吞弱吐亦难期。老夫用尽机关了,时复流观笑脱颐。”^[19]^[827]说明樗蒲在高丽时期已经成为岁时体育活动。除夕樗蒲的岁时风俗在李朝时期有了明确记载:“每岁迎新送故日,少年知乐岂知哀。樗蒲席上朋俦集,栢酒尊边長老陪。”^[29]李朝除夕夜,亲友通常会聚集在一起,用樗蒲游戏娱乐守岁,并根据结果来占卜来年的运气。

2. 竹马 (죽마)

竹马在古代中朝均有开展,是儿童以竹为马的

民俗游戏。“石田留祖业,竹马念儿嬉”^[30]的诗句,说明竹马是李朝儿童玩耍的主要形式。除夕结伴竹马在李朝渐成岁时之俗,如赵荣顺的《除夜》载:“客意孤灯与寂寥。江海初心怜濩落,风霜短发任飘飘。居然竹马今成昨。”^[31]“因忆童时岁除日,竹马成群亦如此”^[32]的记载,描绘了儿童在除夕夜竹马竞逐的喧闹场景。

三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的特征

(一) 浓厚的中国色彩

从梳理情况来看,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纸鸢、拔河、踏桥、踏青、乡射、秋千、斗草等体育活动,皆与中国存有渊源关系。如踏桥之俗,洪锡谟在《东国岁时记》中指出:“按陆启泓《北京岁华记》,正月十五夜,妇女俱出门,走桥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消疾病,曰走百病。沉榜苑署杂记,十六夜妇女群游,凡有桥处,三五相率以过,谓之度厄。此即东俗踏桥所沿也。”^{[31]4-15}其认为朝鲜的踏桥习俗传自中国。《东国岁时记》还谈及了秋千的缘起:“按《古今艺术图》,北方戎狄至寒食为秋千戏,以习轻趺,后中国女子学之。又按《天宝遗事》,宫中至寒食节竞筑秋千,呼为半仙之戏,今俗移于端午。”^[32]表达了秋千经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的观点。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之所以有浓厚的中国色彩,首先与山水相隔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东与燕中不甚远,故风俗往往相袭。”^{[23]25}其次,朝鲜历代政权多藩属中国,文化上慕习华风;特别是李朝时期,“礼乐文物慕仿中华,自昔已有小中华之称。”^[33]赵秀三在《岁时记叙》中直言:“我东自箕圣立教之后,用夷变华。继以我朝,渐摩既久,民俗斐然,一洗罗丽之陋。世际升平,人殷物丰,年时欢娱。月朝游赏,颇多可观。古称小中华者信矣。”^[34]由此可见,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的中国色彩,实为朝鲜半岛慕习华风的结果。

(二) 浓郁的尚武气息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充盈着浓郁的尚武气息,上元车战、重三乡射、端午角抵石战,皆是尚武之风的体现。以石战为例,李朝初期曾将善于石战之人编入军队,“上王遣兵曹参判李明德,

募石战人数百,分为左右队。”^[35]李朝中宗征伐倭寇时,亦曾招募石战军,“中庙征倭时,募为先锋,贼不敢前。”^[36]“忽然被逐轻如叶,屹尔当冲重似山。只为朝廷求勇士,残伤面目亦胡颜”^{[19]417}的诗句,将石战的尚武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朝鲜半岛岁时体育尚武之风的形成与朝鲜半岛的尚武风气和李朝时期的武将选拔制度相关。”^[37]首先,自高丽武人政权后,武将在朝鲜半岛有着较高的政治威望和社会地位,这种影响也一直延续到了李朝社会,推动了尚武风气的形成。其次,李朝人才选拔制度效仿中国,有文科和武科之分。“文科选拔讲究家世门第,对应试人员的身份有着严格限制,这对众多身份卑微的农民子弟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对这些期望摆脱繁重劳役、出人头地的农民子弟而言,武科试取才是捷径。”^[38]特别是经历壬辰倭乱以后,为防御敌寇,李朝对军事训练和士兵选拔的力度不断加大,为民俗武艺活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空间。

(三) 鲜明的农耕文化性格

基于水稻种植形成的“农者天下之大本”观念,构建了朝鲜半岛农耕文化的基础。从15世纪前期到18世纪中期,朝鲜半岛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幅增加。水稻种植范围的扩大,为拔河、车战、石战等民俗游戏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也是李朝时期拔河、车战成为岁时风俗的根本原因。拔河是寓意丰饶多产的农耕礼仪残存物。唐代诗人张说的《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制》载:“今岁好施钩,横街敞御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长河。斗力频催鼓,正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意在宜秋。”^[39]上元拔河,意在宜秋。“正月为春、夏、秋、冬四季循环之始,十五为满月之时。拔河与季节的循环、月的丰饶、无限的生命力系结一起,成为风调雨顺、丰收多产的仪式象征。”^[40]

在传统农耕社会,农事收成关乎个体存亡、家族兴败,是国事之本。正是因为粮食有着如同生命般的价值权重,人们才会千方百计以自己理解和认同的方式去祈求农事兴旺。这种诉求与体育活动相结合,就形成了具有鲜明农耕特色的岁时体育文化,人们以各种形式祈丰禳灾,占卜来年时运。“车战闻殊俗,戎机属少年。乘风声震叠,带月势钩连。胜负今宵决,丰凶故事传。傍观亦增气,一笑付新篇”^{[6]121}的诗句,便是这种体育文

化最为真实的写照。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隔,特殊的地缘关系和历史上的宗藩邦交,使得两国文化存在很大的同质性。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上的同质性,使得韩国迫切希望通过“非遗”等途径彰显民族文化的自主与独立。众所周知的端午、拔河申遗之争,便是由于文化同质性引发的中韩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也警醒我们,应该跳出“知中国便知朝鲜”的思维定式去认真审视“同源异流”的朝鲜半岛文化。本文之初衷,亦是期望在呈现朝鲜半岛岁时体育风俗概貌的同时,还原中国古代民俗体育文化东传朝鲜半岛的历史,引导我们以更为自信的心态去创造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1] 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旧唐书·百济传[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4584.
- [2] 杜佑.通典·边防·东夷[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4987.
- [3] 洪锡谟.东国岁时记[M].首尔:朝鲜汉文会,1911.
- [4] 金迈淳.浏阳岁时记[M].首尔:大洋书籍,1972:6.
- [5] 郭说.西浦先生集:卷4[M].首尔:汉文社,2010:114.
- [6] 朴长远.久堂先生集:卷5[M].首尔:世文社,1999.
- [7]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2:1154.
- [8] 俞汉隽.岁时词[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82:249.
- [9] 赵裕寿.后溪集:卷2[M].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71.
- [10] 元天锡.耘谷行录:卷5[M].首尔:民族文化促进会,1991:157.
- [11] 曹汉英.晦谷先生集:卷4[M].首尔:韩国人文科学研究院,1999:206.
- [12] 李燾.壶峯先生文集:卷1[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
- [13] 朝鲜王朝实录·成宗实录:卷11[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647.
- [14] 程大昌.演繁露[M].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97.
- [15] 郑麟趾.高丽史:卷42[M].首尔:精英文化社,2011:357.
- [16] 沈彦光.渔村集:卷5[M].汉城:海云亭,1889.
- [17] 金光炫.水北遗稿:卷2[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5:297.
- [18] 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M].首尔:养贤阁,1983:68.
- [19] 李穡.牧隐诗藁[M].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1974.
- [20] 朝鲜王朝实录·太宗实录:卷1[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312.
- [21] 林得明.松月漫录:卷3[M].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0:89.
- [22] 柳赫然.野塘遗稿:卷2[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52.
- [23] 金奭准.京都杂志[M].首尔:正文社,1984.
- [24] 李荇.容斋集:卷2[M].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76:318.
- [25] 曹好益.芝山先生文集·卷1[M].首尔:景仁文化社,1997:348.
- [26] 金净.冲庵先生集:卷1[M].汉城:金基善家,1922:110.
- [27] 李集.遁村杂咏[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211.
- [28] 李承召.三滩集[M].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08:73.
- [29] 赵显命.归鹿集:卷2[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8:212.
- [30] 李穡.亨斋诗集:卷1[M].首尔:韩国古典翻译院,2012:77.
- [31] 赵荣顺.退轩集:卷2[M].首尔:景仁文化社,1989:285.
- [32] 赵普阳.八友轩先生文集:卷2[M].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7:79.
- [33] 郑蛟.韩国文集丛刊·丈岩先生集[M].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刊,1988:537.
- [34] 赵秀三.秋斋集:卷1[M].首尔:宝晋斋,1939:534.
- [35] 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卷12[M].首尔: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356.
- [36] 李圭景.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经史篇[M].首尔:民族文化文稿刊行会,1986:115.
- [37] 蔡艺,马莹,白南燮.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6,21(6):112-116.
- [38] 钟再成.朝鲜时代武术的大众化原因和变化[C].韩国体育人类学学术大会,2006:119.
- [39] 全唐诗:卷8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27.
- [40] 蔡艺,李傲翼,苏建臣.韩国拔河的文化人类学研究[J].体育学刊,2017,24(1):25.

责任编辑:黄声波